後漢書疏證

後漢書疏證卷五

吳　沈欽韓撰

袁安傳　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

唐書世系表良子昌成武令昌生安姓纂不言昌爲成武令考東漢世有三良袁其一爲靈帝時司徒袁滂之祖則陳國扶樂人漢隸有碑云順帝永建初爲三老拜梁相守相表姓纂皆誤以陳國之袁良卽袁安之祖父與滂爲同祖袁安和帝時司徒袁良順帝時人趙氏金石錄辨其非是者也又一袁良與鄧騭爲友袁宏紀云車騎將軍騭與同郡袁良

爲布衣之交及隲當路欲延艮共議世事艮謝而絕之

則南陽袁艮也

復舉孝廉

眞誥稽神樞二韓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

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大有驗瑋玄語

之予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

遷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

遷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

以崇有識物之鑒也按安是汝南人未仕時必在本郡則大雪至門者當是汝陽令無緣

有洛陽令也注引先賢傳誤又云令以爲賢舉爲孝廉當由郡舉非令事類書所引並誤

除陰平長

太平廣記殷芸小說曰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沈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雹門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安爲陰平長民飢租調不入聽民輸芋頭通志陰平城在兖州府嶧縣西南三十里

拜楚郡太守

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歷三年楚獄不決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旣到決獄事人人具

錄辭狀本非首謀爲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
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沱歲大豐稔
歲餘徵爲河南尹
袁宏紀曰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
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
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生邪
劾景擅發邊兵
唐擅興律擅發兵千人絞
阿佟爲北單于
袁紀作阿修佟蓋修之誤章懷注爲佟作音非也匈奴

傳又作於除隸

彭弟湯

袁宏紀湯爲陳留太守褒善敘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籍篇浸然也乃使戶曹史追錄舊聞以爲耆舊傳按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又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大約權輿於湯也

次子逢嗣

隸釋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以碑考之知逢襲父爵桓帝時爲弘

農太守也碑又云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則遂又嘗爲京兆尹

敞傳 歷位將軍大夫

按文衍一軍字將謂五中郎將大夫謂四大夫同屬光祿勳班秩相次故謂之將大夫見兩書者不一王鳴盛於鄧禹傳云當言中郎將脫中郎二字非也

歐刀在前

廣雅劚劊也集韻引作劚劊剜也或作鏂斵鐪刳此字宜從刀作劚云歐者非

棺絮在後

公羊昭二十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持棺絮從行所以

備不虞疏謂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非也絮自是斂尸

所用

闕傳父賀爲彭城相

風俗通賀早失母彭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

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

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淸高舉動皆此類也

注　面皃省瘦

集韻類篇並云瘦謂之瘠釋名省瘦也臞省約少之言

也見御覽三百七十八今本無

此卽晉之三郤矣

元和姓纂安後居汝南至紹術絕矣

忠等浮海南投交阯

按魏志注曹瞞傳云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此云徵忠爲衞尉未到卒則事有牴牾疑彼時荆揚未靖雖假朝命無由得達此傳是也

張酺

傳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

前書張耳傳呂后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功臣表云孝文元年以非正免元康四年耳玄

孫長陵公乘遂詔復家徐廣史記注卽引酺傳云樂昌爲細陽之池陽鄉也然其子孫居長陵似非細陽疑當云池陽之細陽鄉也唐書世系表河閒張氏漢常山耳之後世居鄭縣不言居汝南鄭蓋鄭之誤

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通典選舉凡學士不得有金夷痼疾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日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夷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

選魏郡太守

東觀記東郡百姓垂涕送之酺上言曰臣聞王者法天熒或奏事太微御覽七天官星占日熒或方伯之象也爲七候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聞州中風俗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愼所職

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

按續志執金吾有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此侯海等若只是緹騎無緣得五百人僅厰市丞無用動一旅之

衆疑五百人三字皆衍不則衍一等字下脫人姓名而多一人字

鄧夫人

列侯之母與妻稱太夫人夫人其常也注引霍顯祁夫人釋之謬

靈帝以舊恩

御覽三百八十八 項氏始學篇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者龍淵下脉贊之令長起時贊之自六百石以下六字疑訛令長即六百石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

會解瀆亭侯往相至門問此下有脫文蓋是有至相何
憂貧乎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數百萬龍淵謂靈帝語
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亭侯入爲太子而濟遂至司
空續漢書曰御覽六百四十六張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
乘犢車於道濟帥收捕梟首懸尸珪門按犢車當時已貴重如此

韓棱父尋傳

唐書世系表頽當裔孫尋後漢隴西太守

初爲郡功曹

風俗通過譽篇棱少時爲郡主簿

詔特原之

風俗通云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楚龍淵

淮南人聞訓越王句踐一決獄不當援龍淵而切其股

濟南椎成

初學記華嶠書曰時賜龍劒得鍛成劒以其穀

齊殤王子

殤當作煬

棱孫演

胡廣傳作續風俗通窮通篇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

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

以非身中臧釁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環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肴饌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生到亦遇赦其閒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及臨中台首辟符焉

注　梁貴人大幸

此卽鄧皇后也姚之駰本華嶠書作韓貴人非也然梁貴卽欲使貴人冒姓梁與外廷三公何涉而云演陰畫

諾也

周榮傳轉相求請

文心雕龍詔策篇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唐六典自魏晉詔誥皆中書令及中書侍郎掌之至梁始舍人爲之舊五代史殷鵬姿顏若婦人而習巧媚晉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翰林故事云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於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

光謙等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此悉罷自後李白等立舊翰林院但假其名並無所職自此以中書舍人爲外制翰林學士掌內制宋謂之兩制朝野僉載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斫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斫窗舍人又湘山野錄載楊大年閒忙令云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卻張君房則知自來代王言者拙手難工非假匈他人即依樣葫蘆也亦名屏風兒陶穀周必大並言之、

景字仲饗

吳志注引謝承書曰字仲嚮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

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

沛國朱㝢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

議此二人

風俗通論曰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

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

也愚按周之禮遲在旣擇之後韓之意公在可用之頃

非彊用與敗之之謂也然貢士王庭樹恩私室周景之

事俗之情也韓演則君子之矯枉者矣

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

按宦者傳覽山陽防東人封高鄉侯此誤又楊秉傳奏

覽及中常侍具瑗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然宦者傳具瑗又因司隸校尉韓演奏詔貶爲都鄉侯與秉傳異出益司隸主劾舉而景與秉爲三公執正其事同在延熹八年袁宏紀在七年又考宦者傳韓演先奏左悺悺兄稱皆自殺而後及具瑗帝紀太僕左稱有罪自殺在八年疑侯覽具瑗事本在七年周景始拜司空時秉傳宦者傳稱七年之明年誤也宦者傳又倒置左悺事

郭躬傳

躬法令有故誤

唐職制律諸受制忘誤者事若未失笞五十已失杖七十

拜爲廷尉

姚本華嶠書自廷尉左監爲廷尉

鎭傳鎭弟子禧

金石錄郭禧碑禧字君房自太尉罷爲太中大夫卒於光和二年隸續云禧兄旻爲丹陽太守以延熹元年卒

禧子鴻

隸續郭旻碑鴻嘗爲五原太守鴻弟柔爲議郎

喪事趣辦不問時日

論衡譏日篇葬厤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

厥轉爲凶惡冊府元龜八百三十呂才敘葬書曰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司馬溫公傳家集葬論曰吾家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邨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文

餙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意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

移窮改築故犯妖禁

論衡圖宅篇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又難歲篇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妖破故皆凶也假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

避之

還殯歸忌

論衡辨祟篇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

未必還以歸忌

陳寵傳 沛國洨人

一統志洨縣故城在鳳陽府靈璧縣南五十里縣志今

爲濠城集

愼無與人重比

鄭注王制云已行故事曰比

爲昰撰辭訟比七卷

晉刑法志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

決事科條

御覽八百四十六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絳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鮑昱決獄云騎馬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又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足指士遂至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又六百四十 南郡讞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汝公復罵者吾必揣之侍曰類作夫妻奈何相

辱擶我公者搏若毋矣其後賜復罵遠遠遂擶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昱元誤作宣夫妻所以養姑者也

上有脫字令遠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尚不遷怒況所尊重乎當減死論按此卽陳寵爲昱撰者也

時令曰

此漢所用月令也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異同百官志司隸校尉有月令師宋書禮志太史每歲上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

洛陽城南

舊志故雒縣在漢州治北二里元始省縣入州

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郭躬傳習小杜律馮緄碑兼律大杜荆州從事苑鎮碑

韜律大杜晉刑法志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

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

代徐防爲司空

北堂書鈔華嶠書曰龐爲司空府故事屬籍不通賓客

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忠傳下情不上通

文子上仁篇以天下之耳目賑聽故號令能下究而人

情得上聞

注　施延作半路亭父

王象之輿地紀勝半邏市在嘉興府海鹽縣西北三十五里昔云半路亭今訛爲半邏

部吏皆正法

注云督郵游徼按督郵是郡職縣自有督盜賊掾亭長游徼

令處煖氣不效之意

易通卦驗夫卦之效也皆指時卦當應他卦炁及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此天所以示告於人者也坎北方也主冬至坎炁不至則夏至大寒雨雪涌泉出歲多大水

應在其衝冬三月一卦不至則夏雨雪二卦不至則水
三卦不至則涌水出
未滿三月皆勿徭
冊府元龜五十九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詔衞士掌閑幕士
等遭喪合期年上者宜聽終制三年日知錄應賦之丁
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後周太祖所制
海水盆溢
盆當作坌前書音義坌並也
眾庶多怨之
怨與冤同意林風俗通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死者半冤

一作怨集韻怨古作宛𢘹與𡖁字相似

班超傳　超常爲官傭書

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

明者覩未萌

趙策愚者闇於事智者見於未萌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

按文不明通鑑據袁宏紀云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於下文將吏士往奔虜營方有所憑

其俗信巫

佛書所謂婆羅門咒師也

注　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

一切經音義邱慈或言龜茲正言屈支也

叵平諸國

說文叵不可也从反可此隗囂傳皆作遂字解

平陵人徐幹

張懷瓘書斷能品徐幹字伯張善章艸書班固與超書稱

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

假鼓吹幢麾

通典樂漢代有黃門鼓吹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

鼓吹長簫同伎錄竝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

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合之以行者爲騎吹二曲異也郭茂倩樂府詩集云鼓吹曲一曰短簫鐃歌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平南越加置交阯九眞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七郡皆假鼓吹則短簫鐃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崔豹古今注漢樂有黃門鼓吹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鐃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耳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又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方

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巳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以下語與注同按如上所說則南越七郡及邊將所鼓吹乃橫吹鼓角非黃門鼓吹也黃門鼓吹天子食舉之樂豈得概施臣下乎

其府丞成大

百官志四夷國王皆有丞比郡縣

還據損中

注云本或作楨者是也通鑑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

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按魏志注魚豢魏略曰楨中國并屬疏勒則楨中本亦一國

焉耆國有葦橋之險

方輿紀要葦橋在故焉耆東南唐書焉耆國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舊唐書高仙芝傳小勃律國娑夷河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葦橋蓋此類也

皆亡入海

北史焉耆國南去海十餘里

定遠侯

方輿紀要定遠城在漢中府西鄉縣治南班超封邑按

縣志在縣南二百五十步

代馬依風

鹽鐵論文學曰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

素有胸脅疾

素問金匱眞言論夏氣病在臓故仲夏善病胸脅

勇傳伊和谷

方輿紀要伊和谷在廢庭州南

金且谷

紀要金且谷在伊和谷之北

枯梧河上

紀要枯梧河在庭州西北境庭州城在火州北四百里

爵離關

紀要爵離關在焉耆東北

梁慬傳注慬音勤

按列子說符俠客相與言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注慬勇也釋文慬音僅

弋居人

方輿紀要弋居城在慶陽府寧州南

引還虎澤

方輿紀要虎澤在榆林鎭東北

明年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龐參

通鑑考異曰慬爲度遼將軍在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龐參下獄在元初二年不得云明年訟之也按馬融上書云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慬之事在永初五年若至元初二年已兩經赦令漢制因至冬獄皆報無久繫者直待三年而馬融訟殆與黃霸事同

楊終年十三

傳

華陽國志終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論衡佚文篇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

歸郡當有郡字作上孝明奇之徵入蘭臺

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注所引新語見無爲篇

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御覽八百十四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赭則黃得泥則黑按墨子所染篇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與此詩意同

坐失敎也

隱二年傳稱鄭伯譏失敎也

注　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郎

按文當云廖及防光子

注　終徙於北地望松縣

前志望松屬上郡續志無之云北地者誤

李法傳　正言極辭無改於舊

華陽國志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

翟酺傳　史佚在右

以上見大戴保傅篇

捐玉堂之盛

玉堂嬖幸所居也韓子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

始置一經博士　注　酺之所言不知何據

何焯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官爲置博士酺言以子政說爲據可也按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傳云一經博士者蓋孝文時五經但有詩博士也玉海言此事意同

爲酺立碑

水經注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紀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猶存不破洛陽伽藍

記閔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石經與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高祖題爲勸學里按鄭注云刻頌楊記云讚學疑即學者爲酬所立也

應奉傳曾祖父順字華仲

藝文類聚應劭漢官儀曰永元七年大匠應慎字華仲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溼暴露朝會邈遠事不肅給昔晉霸國之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即創業焉按前書言郡邸者不一孝宣在襁褓繫郡邸獄朱買臣步歸郡邸百官表大鴻臚屬官

每郡邸長丞至東京百事省約故未之見也續百官志中興省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何進傳引兵百郡邸蓋華順建議遂從之後也

行部四十二縣

汝南郡止三十七縣此云四十二應誤

著漢書後序

隋志梁有後序十二卷洞序九卷錄一卷皆應奉撰注引袁山松書云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御覽引之冊府元龜五百五十五引作七十卷名曰漢書述

劭傳　字仲遠

隸續劉寛故吏碑陰作仲瑗則漢官儀所云是也

則陸掠殘害

玉篇掠有力尙力酌二音釋名掠狠也陸掠義同陸梁

三年舉高第再遷

風俗通城陽景王祠云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勢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尙列祀典章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按此是劭從公府爲令時也

作春秋決獄

御覽刑法部引之詳見藝文志疏證

五曹詔書

御覽五百九十三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廣韻八戈作過

棚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

緹緗十重

玉篇緗同縹縫也亦作緗集韻緗縹衣也

盧胡而笑

孔叢抗志篇衛君乃胡盧大笑作胡盧

注　鄭人謂玉未琢者爲璞

尹文子大道下篇琢作理

至瑒五世通顯

御覽二百三十四 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京五葉著作不絶鄉族以爲美談

霍諝傳注 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

急就篇注烏喙形如烏之觜也附子附大根而旁出者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

舉厝移陰陽

易稽覽圖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注葱變爲韭亦是 其反也則陽物變爲陰物

傳[illegible]延拜五官中郎將

御覽一十 謝承書曰爰延轉議郎徐州遭旱延使持節到東海請雨曹澤應澍雨與京師同日俱霈還拜五官中郎將

徐璆父淑傳

謝承書云淑隨父愼在京師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琅邪都尉按疑即左雄所謂郤之徐淑

注 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

按魏志紹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注又引魏書云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之事在共討董卓

時其云玉印不必定是傳國璽又術拘堅妻奪之璽在堅歿後距討董卓時已三年術在淮南何緣舉向曹操此注合二袁兩事爲一最謬

操以相讓繆

按六朝官品高者例有讓表唐六典吏部凡授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官聽進讓表然眞能辭榮讓善者無幾況曹操之狡詐乎此事見先賢行狀但欲假操之虛情以美璆不知其失實錄之旨也

論　而不可犯陵上之尤

按文多一可字

王充傳　充少孤鄉里稱孝

史通敘傳篇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按充之著書誠多輕薄然漢志鄉三老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其人之賢不肖不能自掩故有無行不得爲吏失禮貶於清議者充之自紀一時答牽牛之嘲而不自知其言之非理然否德灼然不得疑其辱先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人才優劣官府不能遴簡子孫稍解文翰游致通顯競欲褒其先世被屠沽以高誼飾耕氓爲潛德曾不以爲異

充猶古之遺直歟
數諫爭不合去
論衡對作篇建初五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
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
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
盜賊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
著論衡八十五篇
按論衡自記云志俗人之寡恩閒居作譏俗節義十二
篇又閔人君之政不得其宜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
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又有養性書十六篇今所

傳論衡特其一也抱朴子喻蔽篇稱為冠倫宋文鑑呂南公題後云飾小辨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不足多道

轉治中

按天府職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然則刺史之治中從事主職事綱紀於中者其別駕從事則別乘隨刺史考覈於外也冊府元龜名諱門唐高宗諱治即位有司請改諸州治中為司馬

王符傳 號曰潛夫論

一統志潛夫山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里許相傳王符隱

此

瘈病

驚病也素問虛實論刺癇驚脈五大奇論二一陰急爲瘈

厥

注 銜刀於柱以自殺

按趙策作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

注 其耕不彊者無以養生

文子上義篇作耕者不彊下句其織不力同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

按七月箋以于貉取狐狸爲助女功食鬱至剝棗爲助

男功則大者是男女正功農桑也小者是男女佐功皮
裘蔬果也注云小謂索綯之類非也

泥車瓦狗
下里僞物亦用之泥車遺車也陸機士庶挽歌陶犬不
能吠瓦雞焉能鳴

裁切綺縠縫紩成幡
益采勝五色絹辟兵及續命縷之類册府元龜一百九十一
宋元嘉四年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
闡之之議也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翦采爲人或縷金
薄爲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立春之日悉翦綵爲燕

戴之帖宜春二字酉陽雜俎北朝婦人五月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天中記玉燭寶典云此節備擬甚多其來尚矣又有日月星辰鳥獸之狀

葛子升越

吳都賦注升越越之細者廣東新語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尚書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蕉布黃白相間以蕉絲爲之出四會者良布蕉多種山閒其土瘠石多則絲堅韌土肥則多實而絲脆不堪爲布唐時端潮貢蕉布韶貢竹布按通典安南都護府貢蕉布十端始興郡竹子布十五匹端潮御無竹布產仁化

其竹名曰丹竹亦曰單竹節長可緝絲織之名丹竹布單竹節長二尺有花穰白穰之別白穰箋脆可爲紙花穰柔而箋韌與白藤同功緝以爲麻織之是曰竹布一名竹練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是也

筒中女布

御覽八百二十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唐書武德六年昆州刺史沈遜等獻筒布唐六典河東道隰石二州貢胡女布關內道勝銀二州貢女稽布此則不獨南方有女布也通典勝州無廣東新語左思曰黃潤比筒者凡疊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苧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丈爲

端四丈爲匹此其別也越之葛以增城女葛爲上然恆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匹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絨南有女葛也其葛產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衹得數兩織以鍼不以手細入豪芒視若無有

注　葬南巴之中

墨子節葬篇作葬南已之市呂覽安死篇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高誘云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已與巴相似而

誤

檽梓

類篇檽人之切或從耎木名一曰木柤又尼主切木名可染又乳兗切木名梬棗字書則栭檽爲二木羅願爾雅翼混楰䕯與芝栭爲一故章懷注亦致疑於栵栭不可謂栮今據此文檽蓋楰字之借爾雅楰鼠梓郭云楸屬也蘇頌本草圖經鼠梓枝葉木理皆如楸今人謂之苦楸

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

困務之字當爲瞀瞀與務本通伯晉瞀人公叔務人瞀務彼此相易也

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窮貧

鄧析子無厚篇窮竊爲盜詐僞相迷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

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

尉繚子將理篇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符之語本此

惡人高會而誇咤

潛夫論述赦中有云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

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此所謂惡人高會而夸詫也

也今按范史所采五篇皆從節錄非全文

仲長統傳注　爾雅曰騰蛇有鱗

按釋魚騰作螣無有鱗二字

注　廣雅曰有角曰龍

按廣雅有角曰龍（虯同）龍無角曰䖆（螭同）龍注脫虯字

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

抱朴子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按董襲當

是繆襲魏志劉劭傳注繆襲撰進統昌言表

時年四十一

今尹文子有統序云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撰定爲上下篇周廣業意林注云按魏志注繆襲表稱統延康元年卒統安得於黃初末定此書恐是序出僞託非史之誤也

飲血之寇讐也

趙策齊之於燕茹肝涉血之仇

廢居積貯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居舉義同廢猶置也莊子徐無鬼魯遽謂室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音義云廢置也與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同

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管子重令篇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

淇押天人

揚雄君子篇蠢迪檢押注檢押猶隱括也注以押為檻非是

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

文子微明篇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

薄屋者為高

秦風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今釋言作握邵晉涵曰握

字本當爲屋後人因屋宇之屋乃加手旁李巡作幄云

居位處之具也

校計爨短

詩傳爨斷也

法誡篇曰

按統此篇以不專任大臣故有外戚宦官之慨於模擬

成迹則然矣獨不思曹操已爲丞相天子擁虛器若玄

默之尸猶欲專任一相是猶厝薪揚湯謂之昌言可乎

鄉曲之常人耳

管子形勢篇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

論　盛固根柢

韓非解老篇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服絺衣

注用僞孔傳說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周官司服注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江聲曰古字假借以絺爲黹其作希者乃絺字之誤賈公彦誤會鄭意

明八王傳　陳敬王羨注　戶曹史高愼

北堂書鈔陳留耆舊傳云高愼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默好深沈之謀爲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

巖然不語高孝甫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官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愼曰我之勤苦以淸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愼亦作順

西華項新陽至圉宜祿扶溝三縣

按前封言食淮陽郡續志因改淮陽爲陳國而坐削之縣皆在汝南陳留二郡前此又無益封事蓋此六縣本屬淮陽續志於圉扶溝二縣皆云故屬淮陽則餘四縣亦本隸陳國志缺之耳一統志圉縣故城在開封府杞縣南今名南圉鎮宜祿廢縣在陳州府沈邱縣北扶溝縣東北五十里

注　列侯古今注

列當作伏諸本皆誤

共祭黃老君

眞誥甄命授云中央黃老君爲太虛眞人南嶽赤君之師又云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爲太極眞人注云卽黃老君劉攽以爲黃帝老君謬說

寵善弩射十發十中

藝文志有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蜀志注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蓋此法

法　參連爲奇

參連見周官保氏注爲五射之一賈疏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又漢官解詁云魏氏瑣連孫吳之法注曰兵車有黃氏瑣連之器蓋弩射法也沈括筆談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短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句股法也漢陳王寵弩射法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三連爲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句股度高深之術三經三緯則設之於𢭃以誌高下左右

出軍都亭

元和志弩臺在宛邱縣故陳城南八十步後漢陳王寵

嘗於此教弩

國相會稽駱俊

北堂書鈔會稽典錄曰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

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之保障

彭城靖王竹邑侯

一統志竹邑故城在宿州北

樂成靖王封樂成王

一統志樂成故城在河閒府獻縣東南前漢河閒國封

此後漢初省永平十五年立子黨爲樂成王永元中復置河間國治此按續志明帝改信都國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名安平此偶與河間所治之樂成縣名同耳永元間兩國並立不應樂成河間二王並都此縣一統志之謬矣

勃海之東光成平

一統志東光故城在今河間府東光縣東成平故城在河間府交河縣東

涿郡之中水

寰宇記中水故城在深州樂壽縣西北三十里樂壽縣

今爲河間府之獻縣

安平南深澤

一統志安平故城今深州安平縣治南深澤故城在今
定州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

東光鄡二縣

錢大昕曰建初所置八縣鉅鹿之鄡當居其一史誤以
爲淸河之游淸河本無游縣也一統志鄡縣故城在保定
府東鹿縣東

注　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郡

按及當爲郎又衍一皆字

風淫於家

惠棟補注曰風淫猶塴淫也古文尚書曰塴淫於家許愼曰淫門內風塴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淫所謂鳥獸行也畢憲曾曰說文土部塴喪葬下土虞書曰塴淫於家亦如是段玉裁曰虞書塴淫字亦如是作義則不如是也史記集解引鄭注朋淫淫門內也今惠作許注未知何據欽韓按惠說迂遠僖四年傳風馬牛服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呂氏春秋注牛馬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此風淫之謂也

臨湖侯

一統志臨湖故城在廬州府無爲州西南

增懷永歎

東觀記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蓋即此詔中語爲范史所節

梁節王暢 陳留之郾寍陵

續志梁國鄢寍陵竝故屬陳留郾字當爲鄢本文云陳留之鄢而章懷注以潁川之郾陵當之誤也一統志鄢縣故城在歸德府柘城縣北寰宇記在縣北二十九里寍陵縣志故城在縣南關外俗呼甯王城

濟陰之薄己氏

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二十餘里已氏縣改置楚邱縣故城在曹縣東南

能使六丁

抱朴子雜應篇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宋崇文總目有祭六丁神法一卷按漢武內傳云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御覽道部玉符經曰二十四真圖五岳之靈寶也欲聘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則是陽官六甲陰官六丁也

虞蒙

一統志虞縣故城在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蒙縣故

城在商邱縣東北

淮陽頃王昞

五代會要漢高祖其先本沙陀部人四代祖湍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按薛居正五代史漢高祖既卽位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其世系之眞僞不可知

汝南之新安

錢大昕曰汝南之新安疑新陽之誤

濟陰悼王東郡之離狐

明統志離狐城在曹州南四十里

李恂傳 拜兖州刺史

藝文類聚東觀記曰恂爲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

拾橡實

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音義司馬云橡子也杜甫東同谷歌歲拾橡栗隨狙公芧亦作杼管子輕重乙山居之人萌采杼栗

陳禪傳 即時降服遷左馮翊

華陽志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歎乃矯詔赦之大小咸服旣誅其亂首天子善之徙禪左馮翊也

合歡之樂舞於室

白虎通禮樂章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按上文引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此則合觀之樂卽六代之樂觀與歡未知孰是

會北匈奴入遼東

胡三省曰北匈奴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耶

單于隨使還郡

通鑑考異曰北匈奴天子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天子安

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按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云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然則漢時入遼東者即宇文部史家誤以為北匈奴耳

龐參傳 參奏記於鄧騭曰

此參議欲棄涼州也潛夫論救邊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相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承陶陶閒澹臥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會坐朝堂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為害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又實邊云安上

重遷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不過家一人死耳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爭以內遷至遣吏兵廢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彊刼驅略捐棄羸弱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愁感天心按王符安定人也其言皆耳目眞切而預列廟謨堅持內徙計不忠不勇史家猶以名將稱不亦可嗤鄙乎

故縣邸城

廣雅邸空也注本之前書楚元王邸嫂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邸壻邸空也兄亡空有嫂也

郡人任棠者

皇甫謐高士傳棠字季卿及卒鄉人因畫其形至今稱

任徵君也

順帝時以爲太尉

上有永建元年事此順帝時三字衍文廣博物志後漢

書云史詠嘗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龎參掾賢參相誣

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

和解

廣漢段恭

華陽志段恭字節英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

十年也

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

史記國策無此文

洛陽令祝良

藝文類聚謝承書曰長沙祝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水經注洛水篇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召卿爲洛陽令歲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滂沱下雨按注引謝承書云良字邵平平乃卿之誤

陳寵傳 其怨屈者

怨同寃一切經音義古文寃怨二形今作怨同

拔卒爲將

韓非顯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猛將必發於卒伍

復徵爲尙書

謝承書安帝時尙書陳寵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運河轉石易於反掌按桓帝誤爲安帝姚之駰疑其姓名偶同非也

橋玄傳 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

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此云戴德誤

補洛陽左尉

晉書職官志洛陽有五部尉

爲齊相

御覽四百八十一 謝承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仇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死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目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上邽姜岐

高士傳曰岐字子平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

徵爲司徒長史

風俗通怪神篇橋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技摸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請往迎之乃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敢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後爲度遼將

軍壓登三事錢大昕曰桓紀秉以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橋本傳不云爲鉅鹿太守皆與史不合愚按劭親見口說事無可疑至橋傳自長史拜將作大匠中閒資序相懸其遷鉅鹿太守正在其時史與劭所述互有詳略耳

轉司徒

蔡邕集橋公中鼎銘序云惟建寧四年春三月進公登於王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

凡有劫質皆幷殺之

魏志夏侯惇傳僞降將執持惇責以寶貨韓浩勒兵擊

持執者皆斬之惇旣免太祖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正與玄事相類孫盛云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然則合擊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浩始斬之故魏武嘉焉按盛之論殊不知玄事已在前也前書趙廣漢傳亦有其事唐賊盜律諸有所規避而執持人爲質者皆斬部司及鄰伍知見避質不格者徒二年疏議曰有人或欲規財或欲避罪執持人爲質規財者求贖避罪者防格不限輕重持質者皆合

斬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毋聽一身不格不得率衆總

避

經過玄墓

魏志建安七年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按操祭文云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是操未嘗至睢陽云

經過玄墓非也寰宇記橋玄墓在宋州宋城縣北十里

後漢書疏證卷五